

國學十典

冊二十二



周易

國學十典

周易

楊天才 譯注

中華書局

周易繫辭上

【題解】

在易學的體系中，「繫辭」有兩種意思，一是指繫屬之義，即《周易正義》所謂「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」，將卦爻辭繫連在卦畫與爻畫之下，用以解釋各卦、各爻的吉凶含義；二是指分爲上下二篇列於「十翼」中的《繫辭》，它是《易傳》思想的主要代表作，用以說明《易經》的基本意義、原理、功用、起源及筮法等。《繫辭》內容從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出發，闡明了自然界中陰陽、動靜、剛柔等是兩種相反勢力的「相摩」、「相盪」，而這種對立與對立所生成的過程反映了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。同時，《繫辭》還提出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的辯證觀。在承認一切皆變中，又以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」來強調變化之中有不變，不變是變的前提。《易經》認爲變與不變都是必然的，但是，變在《易經》中具有普遍性，而不變只是作爲相對的因素而存在。自然和社會總是在不變與變的交替作用中進行著。

先秦的典籍到了漢代後，就有了「經」與「傳」之分，「經」者，典常之意，「傳」者，轉述之旨。《論衡》曰「聖人作經，賢人作傳」，班固又曰「聖人作經，賢者緯之」，故「經」、「傳」二者相對而存在，「經」是本幹，「傳」是枝葉。對於現在學習《易經》的人而言，應該重視對《易傳》的認識和理解，因爲，從時代上講，「傳」是最接近《易經》本來面目的注釋和講解，此其一；要想真正理解《周易》的卦爻辭，比較好的方法就是以「傳」去理解「經」，此其二；《易傳》包含著很重要的中國古人的辯證哲學觀以及樸素的自然科學內容，此其三；《易傳》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，此其四。而《繫辭》是《易傳》中的主體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〔二〕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〔三〕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〔四〕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〔五〕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〔六〕。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〔七〕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〔八〕；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〔九〕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〔一〇〕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〔一一〕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〔一二〕；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〔一三〕；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〔一四〕；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〔一五〕；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〔一六〕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〔一七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：《易》含萬象，天應乾象，地應坤象。乾坤為天下萬物之門戶，所以《繫辭》先從天地講起。天以剛陽而尊，地以柔陰而卑。《易緯乾鑿度》曰：「清輕者上為天，濁重者下為地。」乾健與天陽同，坤順與地陰同，天地相分，則乾坤之體各有定分。

〔二〕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：以，同「已」。陳，陳列。位，定位。天高則為貴，地卑則為賤，天高地卑之勢陳列後，人們也就按照這種情形確立人類中的貴賤位置。

〔三〕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：斷，《集解》引虞翻曰「斷，分也」。古人認為乾體剛健而常動，坤體陰柔而常靜，則陽剛與陰柔也就在乾坤中判然分明。

〔四〕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：方，觀念，意識。《正義》曰：「方，謂法術性行。」也就是從人們的心性與情趣來講事情的所向。天地生成萬物，萬物則以其觀念、意識按類聚集，以羣分別，故《韓注》曰：「方有類，物有羣，則有同有異，有聚有分也。順其所同則吉，乖其所趣則凶，故吉凶生矣。」

〔五〕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天象因天而示，地物隨地而形。天之象日月星辰，風雨雷雲；地之形山澤草木，魚鳥蟲獸。天象與地形皆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。

〔六〕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。剛，指乾(☰)。柔，指坤(☷)。摩，摩擦，即陰陽剛柔相互摩擦交感。盪，推動，即剛柔相互激盪。剛柔兩體摩擦、推盪，如十一月一陽生而推去一陰，五月一陰生而推去一陽。諸卦遞相推移，本從八卦而來，故云「八卦相盪」。又乾(☰)以二、五爻摩去坤(☷)之二、五則卦之下上則為坎(☵)，互有震(☳)艮(☶)；坤(☷)以二、五爻摩去乾(☰)之二、五則卦之下上皆為離(☲)，互有巽(☴)兌(☱)。然後八卦(乾、坎、震、艮四陽卦，坤、巽、離、兌四陰卦)兩相重，演繹六十四卦。《尚氏學》：「摩，即交也。乾坤初爻摩成震巽，中爻摩成坎離，上爻摩艮兌，而六子以生，八卦以一卦盪八卦，而六十四卦備矣。盪，猶推也。不曰「重」而曰「盪」者，言以一卦加於此卦，復加於彼卦，有類於推盪也。」

〔七〕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。鼓，鼓動。潤，潤澤。霆，《說文》曰「霆，餘聲也」，京房曰「霆者，雷之餘聲」。震為雷，雷震而動；巽為風，坎為雨，雨隨風而來，有潤澤萬物之德，故曰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」。

〔八〕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日月運行的變化造成了一寒一暑的時節變化。故曰「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」。

〔九〕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陽初至於坤則為震，正所謂初索得男為長男；乾陽二至於坤為坎，為中男；乾陽三至於坤為艮，為少男。坤陰初至於乾為巽，為長女；坤陰二至於乾則為離，為中女；坤陰三至於乾則為兌，為少女。此言乾得自然而成男，坤得自然而成女，故曰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」。

〔一〇〕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知，《經義述聞》引王念孫曰：「知，猶『為』也，『為』亦『作』也。」大始，即

最初創始，正如《乾·象傳》所謂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」。乾為造作天地萬物的初始，故曰「乾知大始」。坤承乾道，形成萬物，故曰「坤作萬物」。

「一一」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：易，平易，簡約。知，通「智」。乾為首，光明正大，故能具有智慧，故曰「乾以易知」。坤因簡約而有所作為，故曰「坤以簡能」。《老子》所謂「天得一而清，地得一而寧」，「一」為世間平易、簡約之極，所以纔能有「知」有「能」。

「一二」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：前之「易」字為平易之「易」，後之「易」字為容易之「易」。知，當作知曉之「知」。從，遵從。天道平易則容易為人所感知，地道簡約則容易為人所遵循。

「一三」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：親，親近。功，建功，有為。易於為人所知則人感其親切，容易為人所遵從則可以建立功業。

「一四」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：陰陽相和則有親，有親相得，則生生不息，故可以長久。陰陽相合則生成萬物，載物衆多，繁衍不已，故曰「功大」。

「一五」易簡而天下之理得：天地皆以「易」、「簡」而有親、有知、有化、有功，故曰「易簡」。《列子》云：「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」簡易之道實際上就是天地之道，若知「易簡」則能通天下之理，故曰「天下之理得」。

「一六」而成位乎其中：成，確立。位，定位。象成則陰陽、貴賤、剛柔就可以定位其象於天地之中。

【譯文】

天尊貴而地卑下，這樣乾坤的位置就確定了。當卑下與高貴陳列出來時，高貴與卑賤也就隨之有了各自的位置。天地之間一動一靜都有一定的規律性，陽剛與陰柔也因此得以分斷清楚。天下的事物各以其類別聚集，各種動物、生物也以其

不同的羣體而區分，吉與凶就在事物的同異中產生。當陰陽、剛柔分化後，在天空中形成天體如日月星辰的形象，在大地上形成了山川、動植物等景象，事物的變化就是通過它們得以體現。所以陽剛與陰柔相互摩擦交流而生成八卦，八卦又相互推衍生成了六十四卦，就如同以雷霆鼓動，而風雨潤澤，對於天象而言，日月的往來運行之間，形成一寒一暑的交替。對於人類而言，乾道演變成男性，坤道演變成了女性。乾道的智慧在於它是萬物的偉大創始者，坤道的作爲在於她在大地上生成了萬物。乾以其平易而充滿智慧，坤以其簡易而大有作爲，事情只有平易纔會使人容易明白，事情只有簡易纔會使人容易隨從，容易爲人所知就會有人親近，容易隨從就會建立功業，有人親近則可以立身長久，建立功業就可立身宏大；立身長久是賢人的美德，立身宏大是賢人的事業。若能明白乾坤的平易與簡約，那麼，就會曉得天下的道理。曉得了天下的道理後，就能將剛柔、陰陽、貴賤安排在適宜的位置。

【評析】

此段爲《繫辭上》第一章。開篇以天地之門戶「乾坤」言起，二者的變化形成八卦，又演繹出六十四卦，世間萬物的變化皆在其中。在這種變化中，《繫辭》重點強調了天地皆以「簡易」爲本，所以《正義·序》引鄭玄曰：「《易》一名而含三義：『易簡』一也，『變易』二也，『不易』三也。」天地本「簡易」，知「簡易」則可知天地之理。世間之簡易莫過於「一」。乾坤的「簡易」之道，不僅揭示了事物的根本特徵，而且還爲人們認識複雜問題指明了正確的方法。世上的事物也許在表現形式上是複雜多變、繁瑣深奧的，但是有了「簡易」的「門戶」，就可以提綱挈領，以簡馭繁，最終抓住事物的本質。

聖人設卦觀象「二」，繫辭焉而明吉凶「三」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「三」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「四」；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「五」；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「六」；剛柔者，晝夜之象

也^{〔七〕}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^{〔八〕}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序也^{〔九〕}；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^{〔一〇〕}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^{〔一一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聖人設卦觀象：聖人，指伏羲氏。設，就是創立的意思，即創立六十四卦。伏羲氏「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，中觀萬物之宜，始畫八卦，卦有三爻，因而重之，為六十四卦」，故曰「聖人設卦」。觀象，就是觀察六十四卦之卦象。

〔二〕繫辭焉而明吉凶：皇甫謐曰：「文王在羑里，演六十四卦，著七八九六之爻，謂之《周易》。」文王推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而繫屬其辭於各卦、各爻之下，故曰「繫辭焉而明吉凶」。

〔三〕剛柔相推而生變化：六爻有陰柔與陽剛之分，剛與柔一往一來曰「推」，陽稱「變」，陰稱「化」，故曰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」。

〔四〕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：失得，指陰陽的「當位」與「失位」，當位象徵著處事得當，所以就「吉」，「失位」象徵著處事失當，故曰「凶」。

〔五〕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：悔吝，下文解釋為「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」，即小的過失和困難。悔，事過則「悔」。吝，指困難。虞，憂慮。事有悔吝則人懷有「憂愁、憂慮」之思，故曰「憂虞之象也」。

〔六〕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：陽息而進，故曰「息卦為進」；陰消為退，故曰「消卦為退」。陰陽的變化實際上象徵著舊的事物退去，新的事物進來，故曰「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」。

〔七〕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：乾陽為「晝」，坤陰為「夜」，陰陽消息往來象徵著「晝夜交替」，故曰「剛柔者，晝

夜之象也」。

「八」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：極，《說文》曰：「極，棟也。」《逸雅》曰：「棟，中也，居屋之中。」鄭《易》注：「三極」即三才。六爻中，初至二以象地，三至四以象人，五至上以象天。《廣雅·釋詁》曰：「極，高也。」天、地、人「三才」象徵著宇宙間的三種境界，故六爻的動與變，也就是三才的變動之道。

「九」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序也：君子觀卦象吉凶之變化，則知其所居者何處可安。按《易》之爻位之次序，如居在乾之初九，則安在「勿用」，若居在乾之九三，則安在「乾乾」，故所以居而能安，是從爻位次序中得來。

「一〇」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：樂，喜愛。玩，玩味，揣摩。卦、爻皆有其辭，而卦、爻的變化中，辭的含義也隨著爻位與卦象的關係而產生著「吉凶悔吝」的變化。故君子於揣摩中「見善則思齊其事，見惡則懼而自改，所以愛樂而耽玩也」。

「一一」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：祐，《說文》曰：「祐，助也。」君子觀《易》象而知吉凶之變化，然後擇善而從，德合天地之正，則吉祥如意，無所不利，如能得上天之佑助。

【譯文】

聖人通過觀察萬物之象而設立了六十四卦，又在各卦、爻下繫以言辭以說明它們所蘊涵的吉凶徵兆，陽爻和陰爻一來一往發生著變化。所以「吉」與「凶」，是處事有得有失的象徵；「悔恨」與「困難」是憂愁與憂慮的象徵；陽進陰退是舊的事物退去及新的事物進來的象徵；陽剛與陰柔的變動是晝夜的象徵。六爻的變動包含著天、地、人三種境界的道理，所以君子能安居而穩定的原因在於他們遵循了《周易》所規定的秩序；而君子喜愛和揣摩的是爻下所繫的辭義。所以平時居住在家就觀察卦象而揣摩其卦爻辭所含的意義，出門行動則觀察六爻的變化而揣摩占筮所含的吉凶，所以能得到來

自上天的保佑和幫助，因而獲得吉祥而無所不利。

【評析】

以上為第二章，主要說明卦爻辭與卦爻象之間的關係。實際上，卦爻辭中的「吉凶悔吝」產生於爻位的變化與卦象之間的對應關係。君子在觀察卦象的過程中，通過揣摩卦爻辭的意蘊，就可以從中得到何去何從的吉凶啓示。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^{〔一〕}；爻者，言乎變者也^{〔二〕}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；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^{〔三〕}。无咎者，善補過也。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^{〔四〕}，齊小大者存乎卦^{〔五〕}，辯吉凶者存乎辭^{〔六〕}，憂悔吝者存乎介^{〔七〕}，震无咎者存乎悔^{〔八〕}。是故卦有小大，辭有險易；辭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彖者，言乎象者也：彖，通「斷」，判斷。《周易》中總論卦義的提要。《繫辭》的作者稱卦辭為彖，非《象傳》之「彖」。《韓注》曰：「彖，總一卦之義也。」

〔二〕爻者，言乎變者也：爻，指爻辭。《繫辭》作者稱「爻」，非爻畫之「爻」。因爻辭屬於爻畫，故簡稱「爻」。《韓注》曰：「爻，各言其變也。」依《周易》傳統筮例，以變動之爻的爻辭來判斷吉凶，故曰「言乎變者也」。

〔三〕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：《周易》所謂的「吉凶」，是對人們行爲的得失情況的總結之言；而悔吝則相對吉凶而言，指德行方面有「小疵」。「小疵」尚能予以補救，所以在爻辭中常可以看到，「悔吝」之後就綴辭以「无咎」，以說明「小疵」之過是可以補救的。

〔四〕列貴賤者存乎位：位，指爻位。六爻的順序是從下往上數，《易傳》的作者認為，爻位象徵著人在社會中的地位，如《正義》所言：「六爻之立，皆上貴而下賤。」故初爻為卑位，上爻為高位，二爻為臣民位，五爻為君位。

〔五〕齊大小者存乎卦：齊，陳列。俞樾曰：「齊猶言列也。」《集解》引王肅曰：「陽卦大，陰卦小。」八卦中的乾、震、坎、艮為陽卦，坤、巽、離、兌為陰卦，陽卦象徵著君、男人、君子，故為「大」；陰卦象徵著臣民、女人、小人，故為「小」。六十四卦，皆兩卦相重而成，兩個陽卦相重則為大，若為兩陰卦相重則為小。

〔六〕辨吉凶者存乎辭：辨，借為「辯」，辨別。一卦之吉凶是通過卦爻辭來辨別的，故曰「存乎辭」。

〔七〕憂悔吝者存乎介：介，《韓注》曰：「介，纖介也。」即細小、細微之義。如上句「悔吝者，言乎小疵也」所言，人們之所以有「悔吝」之事，皆在於他們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小過失。

〔八〕震无咎者存乎悔：震，震動。在卦爻中，悔，本有其吝，然「動」而悔過，則「无咎」。故「動」往往是悔過的表现。

〔譯文〕

象，是從整體上解釋卦象的；爻辭，是用來解釋爻位的變化情況的。吉凶，是用來說明處事中的得與失；悔恨與困難，是用來說明為人處事中的小過失。沒有大的災禍，是因為人們在處事中善於彌補自己的過失。所以陳列貴賤不同的方法存在於爻位之中，陳列大小不同的方法存在於卦體的大小之中，辨別吉凶的方法存在於具體的卦爻辭中，人們之所以有悔恨且遭受困難在於人們往往忽略小的過失所致，而人們在行動中能免於災禍的方法在於對自己言行的悔過改錯。所以卦體有大小之分，辭義有危險與平易之別；卦爻辭的意義，就在於它能指示給人們應該去的方嚮。

【評析】

以上為第三章，主要解析卦爻辭中常常出現的「吉、凶、悔、吝」所蘊含的意義，並指出它們產生的原因，故朱熹《本義》認為：「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。」而其中的「震无咎者存乎悔」，「无咎者，善補過者也」等含勸誡之義的哲理性說教，其實是將爻象中「避凶趨吉」的方法做了哲學性的解釋。同時，因為《周易》本身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結構，又使得它在哲學觀的闡釋方法上異於其他的哲學。按照傳統的哲學認識論，則先有世界觀後有方法論，理論指導著實踐，而《周易》的結構體系則是先有方法論後有世界觀，世界觀是建立在方法論之上的。也因此，它對實踐與人生有著更切實的指導意義。

《易》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〔一〕。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〔二〕；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〔三〕；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〔四〕。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〔五〕；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〔六〕；旁行而不流〔七〕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〔八〕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〔九〕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〔一〇〕，故神无方而《易》无體〔一一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《易》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：準，標準。彌，普遍。《經典釋文》引京房曰：「準，等也。彌，徧也。」綸，《集解》引虞翻曰「絡也」，即包絡。就是說《周易》講的道理與天地的道理相通，所以就能够普遍地包絡天地之道。

〔二〕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：天以日月星辰懸示天象如文章在天，故稱「天文」。地有山川原隰，各有條理，故稱「地理」。聖人善於觀察宇宙萬物，上可知天上之所以有光明，下可見地之所以有條

理，故可以知天之明，知地之幽。

〔三〕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：原，推究其原。反，反求其理。生者為「始」，死者為「終」。推知其原始，求知其終究，則生死之理也就明瞭了。

〔四〕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：精氣，指陰陽聚合著生靈之氣。精氣不依附於實物，則為「神」，即精神。遊魂，指精氣散去離開人身，故變而為「鬼」。《集解》引鄭玄曰：「精氣謂之神，遊魂謂之鬼。」實際上，《繫辭》所言之「鬼」和「神」是指陰陽二氣在人和事物間的變化情況，並非民間之所謂「鬼神」。

〔五〕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不違，即不違背自然規律。指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，是順應而不是違背天地自然之理。

〔六〕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濟，成功。《爾雅·釋詁》曰：「濟，成也。」過，過失。這說明聖人因通《周易》之理，廣知天下萬物之理，就能以其真理成就天下萬物，所以沒有過失。

〔七〕旁行而不流；旁，《說文》「溥也」，即分佈。指聖人處事旁通而不流於濫淫。

〔八〕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；安，安於所居之地。敦，敦厚，仁愛。指聖人能安分於所處的環境，敦厚其仁愛之心，博愛天下之人。

〔九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；範圍，指模擬效法，周備。《集解》引《九家易》曰：「範圍者，「法」也；圍者，「周」也。」化，變化。過，過失。曲，細緻周密。遺，遺失。此句言《周易》包容天地萬物化育之理，細緻周密地成就天地萬物，故無所遺失。

〔一〇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；晝夜之道，即一陰一陽之道。知，同「智」，即智慧。通曉晝夜變化的規律實際就等於通曉陰陽之道的規律，所以也就充滿智慧。

「一一」故神无方而《易》无體：神，神妙，神明。无方，無一定之方位。无體，無確定之具體。神妙之道，變化莫測，故「无方」、「无體」。

【譯文】

《易經》中所蘊含的道理與天地之間存在的道理相似，所以《易》也就能無所不包地涵蓋天地間的道理。而運用《周易》所包含的道理去仰觀天上日月星辰所垂示的天文，俯察大地上的山川原野所表現的條理，就能從中瞭解幽隱無形與明顯有形的來龍去脈；推究事物開始的情況，求取萬物終結的情況，就可以知道生與死的道理；精氣聚集在一起就會變成人身和生物，反之，精氣遊離於魂魄之外就會改變這種情況，所以通過這種變化就可以瞭解所謂的鬼神之形狀與情況。明白了《周易》所含的道理與天地之間的道理相類似，做起事來就不會違背自然規律；知識能徧佈萬物之理，就會運用其中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業，行爲也不會有大的過失；處事應變旁通而不流於濫淫，安於天道，知其天命之變數，就沒有憂愁；安分於所處的環境敦厚其仁愛之心，所以纔能博愛天下之人。《周易》包容天地之變化的自然規律，細緻周密地成就天地萬物而無所遺失，通曉陰陽變化的規律而充滿智慧。所以說神妙的變化之道，不會拘泥於一種方法，而《易》道的變通也不會局限於一個卦體中。

【評析】

以上爲第四章。第三章主要是論述卦爻辭之義，此章則論述卦體之美。其美在「彌綸天地」、「曲成萬物」的博大精深，在「道濟天下」、「安樂敦仁」的博愛胸懷，在「旁行不流」、「樂天知命」的博大精深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「二」，繼之者善也「三」，成之者性也「三」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

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「四」。顯諸仁，藏諸用「五」，鼓萬物而

不與聖人同憂〔六〕，盛德大業至矣哉！富有之謂大業〔七〕，日新之謂盛德〔八〕。生生之謂易〔九〕，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〔一〇〕，極數知來之謂占〔一一〕，通變之謂事〔一二〕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〔一三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一陰一陽之謂道：道，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性。一陰一陽，謂對立矛盾，二者既相互依存，又互相轉化，它們貫穿於整個事物的發展變化之中，故以「道」名之。

〔二〕繼之者善：繼，承繼，連續。善美者能繼，故曰「繼之者善」。

〔三〕成之者性：性，謂本質屬性。欲成就其物就不能違背其本性，故曰「成之者性」。

〔四〕君子之道鮮：鮮，少，不多。君子之道，通達兼容，故能知者少。

〔五〕顯諸仁，藏諸用：顯，顯現。藏，隱藏。陰陽之道顯現在它成就萬物的仁愛之心，故曰「顯諸仁」；而其之所以成就萬物則不顯現，故曰「藏諸用」。

〔六〕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：陰陽之道的功用是能鼓動萬物，使之化育，故云「鼓萬物」。然「道」以虛無之體化育萬物，故知其為而不知其憂；聖人以有體而化物，故有經營之憂。正如《老子》曰：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「道」無身，故「無憂」，聖人有身，故有憂。

〔七〕富有之謂大業：聖人效法天地陰陽之道，廣大悉備，萬事富有，所以謂之「大業」。

〔八〕日新之謂盛德：聖人旁通變化，又日日增新其德，所以德能盛極，故謂之「盛德」。

〔九〕生生之謂易：生生，生而不絕之義。易，變易。前死而後生，新陳代謝，變化不已，生生不已，變化改易，此皆得之於陰陽轉變之中。

「一〇」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：此言《易》道在天成象，乾為天，在地成形，坤為地。天地之道皆可從「乾」象、「坤」法中得知。

「一一」極數知來之謂占：極，極盡。占，古人用龜甲、著草等預測吉凶的方法。指《易》窮極著策之數，就可預知未來事，占問吉凶，故謂之「占」。

「一二」通變之謂事：通曉變化之道，纔能知吉凶，知吉凶纔能做好事情，故曰「通變之謂事」。

「一三」陰陽不測之謂神：陰陽變化，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，有能測者也有不能測者，其不能測者，唯有神明可知。如《韓注》所言：「神也者，變化之極，妙萬物而為言，不可以形詰者也，故曰『陰陽不測』。」

【譯文】

一陰一陽的矛盾對立和變化統一就是事物發展的「道」即規律性，繼承這個「道」的是美善，而成就這個「道」的則是事物內在的固有本質。有仁愛之心的人從這個「道」中發現的只是「仁愛」，有智慧的人從這個「道」中發現的只有「智慧」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運用此「道」卻茫然不知，所以通達兼容的君子之「道」就更少為人所知了。陰陽之道往往顯示在成就萬物的仁愛之心中，隱藏在日常運用之中，「道」能鼓動化育萬物，但是，因為它是純然客觀的自然體，故不像聖人一樣有憂慮，由此可以看出，陰陽之「道」的盛美德行和宏大功業是多麼的崇高而又博大。富有萬事萬物就可以稱作是「大事業」，每日都能使事物有新的面貌，這就是「道」育萬物的盛美德德。生生不滅就是陰陽相互轉化產生的「變易」，能呈現天象就稱作「乾」，能效法地勢就稱作「坤」，能窮極著策之數預知未來之事就稱作「占筮」，能通曉陰陽變化然後採取行動就稱作「做事」；陰陽變化莫測、微妙難識就稱作「神」。

【評析】

以上為第五章。「道」在中國古代哲學中，是一個深刻而又廣泛的命題。《老子》說「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」，就是因

爲「道」沒有具體可觀的形象，有的只是融入事物千變萬化的道理，所以它只能被人們認識，而不能爲人觸摸到，「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」。同樣《周易》中所說的陰陽之道也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，只有在經歷了長期的揣測之後，人們纔能逐漸發現一些事物發展的必然聯繫及其規律和特徵。於是，中國的古人通過普遍聯繫的方法找到了事物之間的對應性規律，即藉著策之數認知事物的奧秘，以期達到神妙難測的智慧境界。

夫《易》，廣矣大矣，以言乎遠則不禦^{〔一〕}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^{〔三〕}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^{〔三〕}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^{〔四〕}。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^{〔五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以言乎遠則不禦：不禦，猶言「無止境」。《集解》引虞翻曰：「禦，止也。」因爲《易》道廣涉萬物，通而無阻，故曰「以言乎遠則不禦」。

〔二〕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：《說文》曰：「邇，近也。靜，審也。」《易》道能遠也能近，因爲「近」，所以能在寧靜中得其精審之理。

〔三〕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：乾爲天，其德剛健，寧靜專一，其震動「大」而「直」，所以「大」生於天。

〔四〕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：翕，收斂，合攏。闢，打開，張開。這是指坤道陰柔，有靜閉之時，有開動之時，動靜之間，開合之中，纔能生育萬物。